

榮河縣志

光緒七年
修

卷之十一
藝文二



宋眞宗祀后土玉冊文

維大中祥符四年歲次辛亥二月乙巳朔辛酉

嗣天子臣某敢昭告於后土地祇恭惟位配穹昊化敷

昂彙瞻言分壤是宅景靈備禮親祠抑惟令典肇啟皇

宋混一方輿祖禰紹隆承平茲久眇躬纘嗣勵翼靡違

厚德資生綿區允穆清寧孚佑戴履蒙休申錫寶符震

以珍物虔遵時邁已建天封明察禮均有所未答櫛沐

祇事用致其恭夷夏駭奔道任以薦肅然郊上對越坤

榮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元式祈年豐懋昭政本兆民樂育百福蕃滋介祉無疆

敢忘祇畏恭以琮幣犧牲柔盛庶品備茲痊禮皇伯考

太祖皇帝皇考太宗皇帝侑神作主尙享

宗眞宗大中祥符祀汾陰碑

朕緬觀舊史歷覽前王莫不事天明事地察以明察之

志格天地之休在乎祇畏於神靈嚴恭於祭祀誠明昭

感墜典由是咸修福祉來同蒸民以之交泰乃知蕭薌

之薦方岳之巡禮莫大於茲文其可以闕矧復安貞之

理博厚之功竅以山川麗乎草木書云剛克乾健是

易曰無疆資生攸在豈止屬事於北正同禮於泰



膾上者汾水之曲，巨河之濱，故魏之國都，舊晉之疆土。其俗富庶，接秦雍之郊，其民忠淳，被虞夏之教。地形詭異，神道依憑，中斷洪流，揭成高阜，俯聯脩壤，崛起而崔嵬，下望平皋，斗絕而盤鬱，故得傳於簡策，降厥頑祺。漢武採方邱之儀，視秦時之制，因茲吉土，祀乎坤元，絳光燭壇，始彰厥應，黃雲覆鼎，復啟其祥。是以百穀蕃滋，本枝茂盛，綿載禩而雖久，瞻兆域而尙存。唐元宗回輿於洛京，省方於冀野，視靈長之未泯，思多稼之能祈，潔粢豐盛，親享者再，至景風甘雨，大有者累年，斯又精意感通，珍符丕顯，旣琬琰之斯刻，亦棟宇之雲興，眷命俯臨。

榮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二

丕基肇建，大祖啟運，立極英武，聖文神德，宏功大孝，皇帝應天意，順人心，察璿璣，麾金鉞，揖讓以開國，征伐以濟民，天下書文自斯而一域中，黎獻由是而蘇，合於上蒼，佑乎率土，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大明廣孝，皇帝承大統，恢至神，御羅圖，調玉燭，武戡定而不殺，文經緯而化成，三代典型，從茲而復，四方風俗，因茲而同淳，化滂流，丕功盡善，顧惟眇質，嗣守鴻猷，雖曰繼明，未能燭理，徒云涉道，罔獲知方，常用戰兢，靡思逸豫，惟祖宗之積慶，穹壤之降祥，政得其宜，人無其怨，九德咸事，四表來賓，中夏大寧，聊存於尉候，殊方一貫，已息於

鑿韃子其何功神實垂佑曩者從侯望答秘文東狩以
觀民上封而紀號盛禮斯舉先志紹成陟配岱宗孝思
克展歸格藝祖慶賜方周內顧之懷彌深於若厲盛德
之事豈假於薦馨而蒲坂之民河東之守咸言坤載茂
育羣生實有方壇備存舊址囊封奏御遐達於衆情端
冕接神期觀於巨禮眷惟寡昧何敢竊當始詔公車俾
從拒絕豈期庶尹復貢僉謀以爲答昊天祈繁祉后辟
之職也蒸黎之願也止之則謙尊之德在於一人行之
則紛委之禧集於兆姓念固辭而靡獲乃增惕而勉從
由是發至誠告有位克於祀事長乎儉而無畏乎豐奉
榮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

於朕躬戒乎繁而不戒乎簡蓋以達精意非以振休聲
上下克諧人神交暢役不愆素工靡告勞厥日惟良厥
儀斯備臨遣上宰柴告於園邱祗率百官裸獻於清廟
既而整羽衛駕車輿不諠不謹以涉乎夷路有嚴有翼
爰屆乎名區用復揆靈辰具嘉薦惟精惟一以奉乎苾
芬必躬必親如觀乎鬣鬣並配二后昭累盛之基咸秩
五方報嘉生之惠序圖籙遵介邱之規用犧牲若北郊
之度八成而來格三獻而肅禋乃命三公累石以封信
祝乃驅五輅執爵以謁嚴祠將達至虔豈循常度誠恐
行之不及罔有知而弗爲旣而考彌文頒渥澤朝羣后

撫庶民存問者年觀 覓舊俗加隆於先哲增重於明神
固不足慰來休之謠亦庶幾協時巡之典噫結繩以降
垂衣而上商周之前莫能縷述漢唐之際可得詳言元
鼎之隆開元之盛咸駐蹕於鄒上並奠王於澤中今予
冲人踵茲盛則何以追美於二代交歡於三神惟當竭
寅畏之心增乾鞏之志事明祇而如在視黔首而如傷
居安思危無忘於齋慄守成如始常冀於和平一以繼
慶靈一以達眷佑至若刊樂石鑲信辭亦期昭錫類之
仁傳乎不朽奉持盈之訓保乎益恭

銘曰博哉厚載至矣柔祇穹旻比大生植攸資乃育嘉

榮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四

穀以食蒸黎成德必報明祠在斯瞻言雕土允居汾曲
赤伏膺符黃靈受籙咸著輝京並昭祉福肇建靈壇式
陳嘉玉舊域雖在盛禮莫陳洪惟先后俾乂兆民實開
丕緒以暨冲人嶽猷仰繼闕典咸伸初俾元封方增惕
厲河潼之民縉紳之士俟望何勞奏章疊至願舉巡方
期觀明祠堅辭靡獲衆望俯從乃奉寶籙言駕時龍親
陟壇墀並配祖宗式申昭薦庶達寅恭旣展至誠爰頒
巨慶佑降兩儀功歸二聖祇答丕休勵精庶政刻鏤貞
珉發揮駿命

宋王旦祀汾陰壇頌

祥符紀號之三載岱宗展采之間歲蒲守臣狀與人之
誦以爲坤靈所宅實惟鄒上方冊具存粵在境內屬紹
休於聖緒請備禮以親祠皇上覽奏謙讓不許侍臣進
而僉曰泰岳建封汾壤闕祀有所未答也外庭聞其事
率籲者萬計露章抗其辭愒愒而三上臣誠難奪帝俞
乃下義仲涓日伯夷奏儀歲二月乘時龍備法駕奉秘
檢陟廣時格殊尤之貺通於神明成曠絕之禮合若符
契執允恭克讓之道形推功歸美之旨凝嚴覃思闡郁
郁之文純至奉先盡烝烝之性飄然鸞鳳之跡形於金
石之刊四三墳六五典揭日月薄雲天昭示方來高邁
樂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五

前古乃詔宰相旦曰汝相臣禮實總攸司亦宜昌言以
志純錫臣周爰事實對揚王休謹再拜稽首而言曰粵
以坤靈定位秉陰成德侔天洪覆博厚蘊於化光載物
無私翕忽章於神變其止也一其動也剛將發祉於沉
潛必炳靈於肸鬻惟陰陽之不測在動植以攸依瞻惟
冀方奠厥中域水土深厚風俗勤儉敷紛沃衍盡闢於
汗萊豐實敦朴有同於淳古載觀舊志參校前聞軒后
之祀方邱實惟其地虞帝之都蒲坂綽有遺風直大鼎
之南街距諸綸之半舍原隰相屬彌迤而龍鱗堆阜孤
標崛起而雲矗書載媯汭在其境詩歌韓奕亘其右靈

掌標於巨岳素汾合於洪河逸勢奔趨迅湍激射綿億載而隆起無流壤之微潰堅如柱於碣石危若冠於靈山廣袤屈盤崢嶸詭異宛同天造允謂神區以因地之宜爲所祀之所必有主宰以定攸居欽若大猷歷選列辟辨方正位懋建於皇極依神設教陰隲於下民意在奉母儀禱年穀而已漢元鼎中始建嚴祠式新明制從馬談寬舒之議屢崇於茲祀唐開元際克甄墜典踐脩厥猷覽張說蕭嵩之言亟興於逸禮物無疵癘歲臻豐懋蓋俯隣於畿甸或因事於巡遊時奉瘞瘞易代如覩尚茲湮廢闕其靈應暨居溫洛及宅浚郊都國屢遷限榮河縣志

於重阻歷代而下方屢弄兵千里而遙豈遑措事王澤竭而頌聲寢寤彝倫斁而舊章缺丕天大律曠世盛節目不暇給安可輕議且禮樂重事豈淪胥以亡及聖明利見故授之以泰太祖啓運立極英武聖文神德元功大孝皇帝運斗極綏天保三靈改卜撫飛龍之運四征不庭革猛虎之政惟睿作聖臨下有赫謳歌欣戴序章皇靈揖讓開階允歸天授集大勲而成王業也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大明廣孝皇帝席羅圖躋大寶塵旌致討下恃險之邦執契居尊洽同文之化帝德廣運神武不殺體元立制將聖多能適駿輯熙徇齊敦敏敷

至治而致承平也今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草感聖
明仁孝皇帝陛下自儲兩陟元后承天之序象日之升
協帝膺期纘戎御歷五材並用六府允脩總絜宏綱深
思遠馭順乎乾而發大號取諸豫而懷永圖務稼勸農
保邦固本講兵要計審實取材六郡震師五柞薦頌爰
驅革輅巡省翰垣邊堠自寧兵鋒不頓輪臺罷戍豈因
感悟玉關謝質有異綏懷得用武之善經茂庇民之不
德威靈赫於無外聲教覃於有截四方從又萬彙由康
作法於厚議事以制欽明稽古御辨撫圖講禮三雍懸

書兩觀圜圉清而刑幾措鬻塾興而民崇讓三郊吉土
榮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七

有文王昭事之勤明發上陵極顯宗孺慕之感武有七
德禮備三驅丹浦非樂戰之心形於歌詠天乙有弛咎
之惠垂諸載籍今乃罷去羽獵包以虎皮惻隱之仁溥
臻於微類好生之德上合於昊天元化旁流阜風載躋
頑艷斯感人神以和順風之拜未施飛昇之靈下告寶
符錫祚昭授羲畀妣之瑞玉牒登封有踰周軼漢之盛
介夫純嘏延及羣氓和以天倪納於軌則幾一變之至
道妙萬物以爲言休大庭宵姑射宅心道秘研幾繫表
前宣室之席未遑於顧問挽襄城之駕靡事於巡方無

何西土之人周行之士鳧趨麇至不謀而同辭筮短龜

長協從而迪吉克符天誘始定時邁下沛然之語慰後
予之情方澤致恭爲人而祈福近臣祇命先期而戒事
靡於民力咸給縣官事酌時中禮惟聖擇慎徽備物有
條而不紊博士議郎置菹而已定時告上帝親享大宮
越獻歲履端之初屬適人布令之月皇輿夙駕天墀前
驅耀國容增儀衛導寶籙遵皇衢却咸夏之音御蒲塞
之饌故靡從於游豫祇靜專於祀事逶迤式道星列而
天行戾止周廬淵渟而岳鎮弭芝蓋達蒲津戒官師飭
法從九官列序冠冕曄於清途七萃騰裝羽旄蔽於朝
旭翠輦奕奕齊輅遲遲俯頌祇之庭臨逆釐之館恍惚
榮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八

杳冥之際將事交神螭蜎蠖濩之中式資齋默辛酉享
后土地祇於泰圻奉天書於左次巖二聖以配焉秉鎮
圭紆皇組實犧象奠琮幣體薦黃犢藉用白茅壇三成
而庶品陳樂八變而柔祇出正辭以達其志祇瘞以終
其禮纖羅不動瑞香沓臻協氣橫流歡聲沸涓能事畢
舉何止禴祭之恭嘉氣並宣實應臚傳之速卽時移彩
仗欵廟貌展儀省祀徽冊旣藏登歌申獻睟容如在秩
秩而中節莘莘而有踐少留清蹕周覽平臯吐金景以
歆浮雲式觀寶氣橫素波而鳴簫鼓詎歡歡迎翊日卽
法宮坐黼帳振振麟趾之族師師鷺序之行懸軒四面

列鼎千品鞮譯之長拱於著勾陳之衛嚴於外禮申同
珥肆覲於羣后澤被蓼蕭大賚於四海資生仰化罄圖
效祉觀民設教命市納賈俗無非僻器不苦窳化生比
屋有可封之民會盛塗山無後至之國若薰風之復啓
訝絳光之再燭舉合飲之文不遺於黃耆需有差之賜
不及於門櫺井冽寒泉地湧神瀆載紆乃顧易以嘉稱
望祀於海增峻其嚴壇允猶翁河載循於戒典金華作
鎮紫氣臨關覽巨靈之蹤慕元皇之教和風習習膏雨
祈祈旣呈瑞於豐年亦清塵於夷路宵分載止星言靡
滯良田膺膺有多稔之謡束帛戔戔洽烝髦之詠由分

榮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九

陝之地出二嶠之間六轡如琴觀襟帶之險九旂齊軌
造圖書之淵順陽春考王制舉周醜陳洛宴山園在望
夙夜永懷馨歆如聞馨香以達躬脂澤感霜露歷山川
之奇秀美聖賢之道懿誕敷鴻藻窮三變之原高揚璇
題紀一時之異或熙載而右作或倬彼以成章並鏤貞
珉垂爲世範六飛回軫萬國歡迎咸發詠於載歸悉蒙
休而安愈歸格用特觀盥之儀斯畢飲至含爵疇勞之
典遂行命酌衢樽均歡魚藻取需于之象溥洽示慈成
樂只之儀維歌旣醉煌煌焉穆穆焉總帝者之上儀盡
天下之壯觀者也粵自天啓巨宋運鍾累洽火辰耀玉

燭調七政齊六府正躬操絕瑞實表於覽觀爰議升中
已申於昭答至如成富有之業流餘羨之慶資仁育宣
政本綿寓混一庶物流衍不愛其寶可以侔資得一以
寧自茲而始徇東征西怨之請有暴衣露蓋之行靡憚
於勤用申其報異於無謂而樂巡狩數出以露威靈者
矣矧乃祇肅精明內盡於志吉蠲滌濯外盡其物罄文
命致美之意放仲尼與祭之言不於其身抑損以寧儉
若奉於祀誠飭以期豐雖翕闢含章至靜而爲體然元
通報貺應變以無方歲事之辰薦鬯之夕貫天德水迴
變於澄瀾麗漢卿雲薦騰於縟綵青素之文符合逸材

榮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十

之獸馴擾九莖挺秀合穎效祥充溢於冊書駢委於奏
牘豈止獲乘矢集神爵而已哉若非惟德繁物至誠感
神又安得昌遠而貪奉景靈如斯而克舉大事不疾而
速不肅而成如是者也若夫秩大小之神訓上下之則
騰茂實揚洪輝禮莫重於登雲岱欵魏睢對越兩儀茂
膺繁祉恢世教奉天經孝莫大於繼其志述其事肆予
時夏休有烈光非大信有孚何以盡明察之意非要道
溥被何以極顯揚之典洽百禮以昭其德陳萬舞以象
其功崇一術而衆美隨陳一事而十倫具惠可底行祭
則受福兆民允殖百祿是遵徽烈首於百王鴻禧垂於

萬葉而又穆清凝覽乾鞏勞謙煥發天文昭昭而論旨
寅威寶命業業以持盈有嚴有翼而永英聲雖休勿休
而彰健德體道簡易大明終始固丕基於積厚延景鏤
於無疆法乾元之永貞若韶樂之盡善者矣臣徒幸丁
辰素非達禮聞經凝奧游夏何以措辭臨事講求房魏
而其不逮殊無風采密侍帝暉通觀厥成拜命之辱談
天罔極游聖難名祇奉五壇幸親黃雲之覆繼揚二雅
終愧清風之作辭曰巖巖岱宗明明乾健禎燦上騰雲
封斯建高雕蝨吻厚德攸依圭琮致告育穀是祈垂象
蓋高含章光大以察以明地天交泰聖祖烈烈大勳斯
榮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十一

在神宗穆穆令聞不已以妥以侑夙夜恭止式嚴鄉土
肅奉靈文率禮明具祇薦苾芬四隩來同羣靈胥洎惟
孝奉先惟聖克祀馨烈有融儀刑大備神之聽之肅然
格思昭其絕瑞報以鴻禧羣生咸遂百祿攸宜伊至誠
兮虛標前訓豈泐酌兮專美聲詩禮無違者道盡於斯
既享以誠亦輔其德允協永貞式揚聖則九壤謚寧百
昌滋殖教化恢兮丕昭聖職仁壽躋兮咸知帝力繹思
粹精流謙中景垓北無垠出坤域兮億萬斯年保民極
分

后土載在祀典肇自軒轅掃地而祭其來古矣逮於有周禮文大備按春官大司馬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釋者曰昊天也又曰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釋者曰禮地以夏至日謂神在崑崙者也又曰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祇釋者曰地示所祭於北郊謂神州地之神及社稷非大地也又曰王者有大封則先告后土釋者曰后土土神也地示非大地則知后土爲土地最尊之神也或謂之土地而稱后者寧非爲羣物之主歟考之周禮后土乃昊天上帝之配也漢武帝元鼎始立祠汾陰睢上澤中疋邱巡幸則致祭焉以祈百姓育穀豐歲時有寶鼎昭乎靈應秋風之謠至今傳焉孝宣元成間與東漢光武咸因之唐開元中明皇新祀於壇以勾龍氏配之開元之記紀述祀幸之禮稱盛於一時然以配享之典不稽於古茲亦唐儒之陋乎我宋受禪掃五代之僭僞海宇混一章聖皇帝承藝祖太宗積累之休運祥符之際天下宴然人物富庶禮樂備具天地神祇靡不躬祀至於封泰山祀汾陰跨越百王之典禮鑿輿臨幸行宮祠廟締構一新於是天地清明上下助順詔蹕所至榮光溢河豈非帝衷恭虔聖母協應美祥休驗諸福之物不愛而

出其感召然與由是上命改邑名以榮河建軍額以慶
成宮廟以太寧賜號嗚呼其丕承厚載之德可謂無媿
於古矣元祐丙寅歲承乏於此視事之三日恭謁祠下
稽首再拜瞻禮眸容喟然嘆曰夫帝王之祀莫大於天
地惟上之祠越祥符八十餘載歷年未遠垂白之老僅
有存者悉談當世之盛禮觀夫廟貌頽圯樓閣顛倒不
稱時祀豈非守土之臣因循苟簡不能遵行朝廷嚴奉
天地之禮與竊重惜之丁卯歲始績地利之羨餘脩外
門樓閣會監司巡歷稟其計度之費乃委監兵杜詔太
寧宮主尹從壽董領役事東西飾御碑之樓四角葺城
榮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十三

隅之缺金字榜碑繪綵煥爛前殿後寢葦故翻新郊邱
臺榭以輓易木弊者新墮者興斜者正顛者立漫滅者
華如也疎漏者還如也用錢一百一十萬役二萬有四
千三百其材植獲墜瓦甃之物不輸於民不費於官不
勞而成者也始於戊辰二月之戊辰終於當年九月之
巳巳一旦落成邦人瞻觀遠近爲之歡欣鼓舞攜戴老
稚來歆享益加敬焉禮不云乎雖天子必有尊也父天
而母地躬孝愛而教四海可謂誠且至矣夫使斯民之
有父之尊天也有母之報地也不在家喻而戶曉蓋由
后土之禮成而風化之本立四時欽賽之典其敢忽乎

照備員三載承詔虔命不敢少懈因書脩造之本末以記歲月冀來者幸同志焉謹爲之記

宋李瑩成湯廟碑

天不以大寶鍾於湯則愆尤之災孰爲恤湯不以至仁救其敝則盛明之道孰爲彰早者天之數也仁者湯之行也數既有時雖大聖而不可挽行有於已雖上天而不可違則知早不作無以明湯之仁仁不施無以救時之旱中外萬國嗷嗷咸迫於焦勞寒暑七年擾擾終逃於殄絕者則湯大有造於天下也是知宣湯之德祛民之戾歷古而下其功不忘嗚呼天能覆也而不能載地

滎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十四

能載也而不能覆苟覆載之一闕顧人物以何依此道在相須理由共濟者其如較湯之功量民之賜斯所謂全其覆載之惠廣於天地之能者乎加之五反求賢八遷定國祝其網澤流於禽獸把其鉞功華於滯荒則比夫禦一時之灾捍一方之患登吾祀典忝我國章者安可同年而語哉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之有天下也比女媧之煉五色以正上元類文命之乘四載以寧下土昔者否運相繼英風不興四疆侵割以弗還六府耗竭而奚有我后投袂而起按劍不平南指荆衡越重湖而靡頰一葦西顧已蜀闡三峽而何假

五丁并汾暫駕而頓空交廣長驅而大定掃蕩之速開闢無備旣而武功成文德備千官翼以揚職萬國熙而樂天端冕凝旒於以示華夏之無事豐財利用於以示富庶之有程載還淳風允屬丕運然後舉墜典沛豐恩鑑盛德於前王啓嚴祠於舊國尊帝者之制殫梓人之功土木所興奢儉成式而復備衣冠之數於以見車服以庸定牲牢之秩於以見祭祀不絕非獨振輝華於萬古展豐潔於百王表蒸民之受賜俾後代以知勸仍揭貞石克揚英規聖人有象魯古無對臣也位忝烏府學謝鴻都振朝野之宏綱已非稱職紀皇王之能事尤匪當仁徒奉綸言強抽秘思庶使禁其樵採何勞枯大戊之桑亨以盤盂不假負阿衡之鼎

榮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十五

銘曰把鉞而麾天下服其威負鼎而至天下知其歸惟湯之舉蒸民所依爰歷千古宛然清輝剪髮而祀天下受其賜解網而祝天下知其惠惟湯之理蒸民攸又爰歷千古焯有餘美湯之舉也旣如彼湯之理也又如此乃較功庸定位天地今我后舉豐恩脩盛禮棟宇門闕於是乎啓牲牢袞冕於是乎備今古遺典皇王能事仍勒貞石俾光來裔昔如是今如是天長地久兮何言哉有以見表明王而旌聖帝

宋孫奭諫幸汾陰疏

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脩德而
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慎
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將
封禪故先中岳祀汾陰始巡幸郡縣遂有事泰山今陛
下既已登封復欲幸汾陰其不可二也古者圓邱方澤
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秦惟立五時以
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祀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
公卿之議遂徙汾陰后土於北郊後之王者多不事汾
陰今陛下已建北郊乃舍之而遠祀汾陰其不可三也

榮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十六

西漢都雍去汾陰至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
師根本而慕西漢之虛名其不可四也河東唐王業之
所起也唐又都雍故明皇間幸河東因祀后土聖朝之
興事與唐異而陛下無故欲事汾陰其不可五也昔者
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以爲賢主比年以
來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脩德以答天譴豈宜下徇奸
回遠勞民庶盤遊不已忘社稷之大計其不可六也夫
雷以二月出八月入者也育養萬物有人君之象失時
則爲異今震雷在冬爲異尤甚此天意丁寧以戒陛下
而反未悟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

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
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其享之乎此其
不可入也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未聞尙事
邊豆簠簋可邀神福春秋傳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
於神愚臣非敢妄議惟陛下終賜裁擇

宋蘇軾漢鼎銘

禹鑄九鼎固器也初不以爲寶象物以飾之亦唯所以
使民遠不若也武王遷之洛邑蓋已見笑於伯夷叔齊
矣方周之盛也鼎爲宗廟之觀美而已及其衰也爲周
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周之衰也與

榮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七

匹夫何異嗟乎孰知九鼎之爲周角齒也哉自春秋時
楚莊王已問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
之周人惴惴視三虎之垂涎而睨已也絕周之祀足以
致寇裂周之地不足以肥國然三國之君未嘗一日而
忘周者以寶在焉故也三國爭之周人莫知所適與得
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之此周鼎之所以亡
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大社亡而鼎淪沒於泗水此
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以爲之說也秦始皇漢
武帝乃始萬方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善夫吾邱
壽王之說也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夫周有鼎漢

亦有鼎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之謂哉恨
壽王小子方以諛進不能究其義予故作漢鼎銘以遺
後世君子詞曰惟五帝三王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
不有茲鼎鼎存而昌鼎亡而亡蓋鼎必先壞而國隨之
豈有易姓而猶傳者乎不寶此器而拳拳於一物孺子
之智婦人之仁嗚呼悲矣

宋裴瑾創建后土廟碑記

左氏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且祀者有國之徽猷化
民之至教故王者以父道事天母儀事地郊社之禮三
載一舉莫不粢盛豐潔牲牲肥腍器幣畢陳金石交奏

滎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六

所以昭其孝而息乎民也皇上嗣位之十一載天下無
事百穀告成先是東兗士庶章奏繼陳乞登岱封敕以
繼太平之功我后乃勉狗輿情頒詔海內告有事於岱
岳越三載舉墜典備法駕復展義於汾睢是時稼穡之
瑞草木之祥靈鶴慶雲靡不迭見蓋以聖后虔誠柔祗
恭孝祖考軫孤恤物之所感也有以大宣皇明以燭其
幽鮮行之禮告畢龐鴻之慶普施遐邇同歡鳥獸咸若
故能致社稷之延長躋黎元於福壽者也今當縣聖母
廟者本睢上后土之祠從其新號今謂太甯在昔聖王
親遇靈應埽地以祭精誠上達實受其福千載而下經

歷漢唐躬謁之君國典所載此不復書且王化之攸行
政教之所及民之法則若草從風蓋上能恭事天地嘗
命中貴大臣親詣靈祠秘傳聖祝春禘秋嘗爲民祈福
歲不愆期故庶民觀上勤心恪志亦以四時設祭而陳
其薦也故不渝於風雨展於寅奉倚倦絕聞忽一日者
蓋相謂曰今吾輩倉廩實衣食足田無災害家獲又安
無征戍以役乎丁務耕桑以成其業雖承帝力豈非神
降之福哉且汾睢本廟地遙奈衰殘之步艱於往來今
欲率羣情懋衆力揆吉位創新祠奉蘋蘩以達其心致

潢汗以表其意使不乏其祭享豈不爲稟靈秀而大陰

榮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十九

騰耶衆聞厥議忻懌僉同於是召信士以謀其始祝靈
著以下其方遂得縣之坤兌隅爲吉地乃命剪除荆棘
剗削榛蕪經之營之以嚴以飭於以見神聽降靈人心
響答商農工賈靡不樂推一之歲版築之功設二之歲
瓦木之用興三之歲堂殿之修備四之歲塑繪之象成
陳力者子來施財者雲集歡聲動而谷響嘉氣積而雲
浮長廊遠布以舒翼畫棟高橫而竝起朱碧交映羅仙
仗以駢闐帳幄深嚴仰神儀而端瞻孤峯俯峙共起嶽
岑洪浪四流遙連浩汗則一境之內比屋之人覩良緣
之告成賀大功之克就無不誠潔而來旣望之儼然

祭之如在乘福介祉知闇然而彰也今邑侯公下車以來二周星律以清白廉勤爲己任示勸化正直以臨民吏畏其明奸服其政綽然有古令尹之風且一邑仰瞻嚮之靈觀廟貌之勝謂不揚盛事何以示將來不刻貞珉何以傳不朽亦猶成山九仞虧功於一簣也今因邑君示命鄉社見託以著斯文弗敢遜謝不才聊述淺昧用紀歲時在大宋天禧四年五月十五日也

明李賢汾陰后土廟記

汾陰后土廟者乃漢武帝之所作也古之王者於建邦之初爲圓邱於南郊謂之泰壇燔柴以祭天爲方澤於

滎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二十一

北郊謂之泰圻瘞埋以祭地所以達諸陰陽之義初不擇所於遠方至漢武帝則不然其祭天也不於南郊而於甘泉其祭地也不於北郊而於汾陰後世人君亦有好尚武帝所爲親幸其祠而祀之者宜乎汾陰后土之廟至今而猶存也然郊祭天惟天子得以行之社祭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可以通行之所以尊天而親地也記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誠以地道之大乃載物生財之本而報本返始之意不得不厚焉非有偏也無何吏科給事中樊君冕特簡告予曰汾陰后土之廟歲久頽頽有孫能氏者率其鄉人各捐已資重脩之而廟宇樓

閣煥然一新蓋能常嬰疾禱於是廟而愈況凡水旱疾疫往禱者無有不應而后土之神陰佑是方之人多矣是以不待官府驅使而咸發誠心爲之起工十餘載已落成不速不迫周圍堅緻冀得不朽之託昭示後世子惟后土載生物之功至於庶人皆得以祭之者所以報本反始也今言其神靈應如此蓋造化正氣眞實無僞人能以誠感之未有不應者而是方之人於報本反始之意雖未之突然因靈而崇奉敬仰之心初不異焉先王親地之禮亦由此而見矣嘗觀汾陰圖志后土廟在汾水入河之曲謂之汾睢蓋睢者尻也言汾之尻處在

榮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

邑之西北歷代造脩之詳具載碑刻元則歲時致祭焉本朝祀神悉從古制后土之祀在都之郊而汾陰后土不復列於祀典所以宗奉之者屬於是方之人焉爲有司者亦宜順其所欲戒其褻慢俾之敬仰而無替也曩名汾陰隋改曰寶鼎宋改曰榮河皆因后土呈祥而立名或謂軒轅埽地而祭后土於汾睢之上莫考其詳云詩曰貽燕勤躬禱洪流抱閼宮霓旌千騎入奎藻一時雄禮建登封肅威行沙漠空殘碑不可讀蕭颯起秋風

明祝顥湯陵禱雨感應叙

山西古冀州之域實唐虞畿甸在國朝則爲北門要藩

也然其地偏節晚種藝之人恆薄而或天時不齊人力有梗則與不毛之地等故其民往往易於轉徙而難安輯比者年不順成流亡相繼鎮守大臣與藩臬官屬晝夜經畫以圖康濟而巡按監察御史西江涂公則以爲自古勤民事而其勢力有所弗逮者必資於神而神之所以獲享厥祀者正以其能捍災禦患而有功於民物也今茲災患弗資神化其克弭乎乃密封馳奏上命禮部稽考祀典凡山西境內應祀神祇開具名位特遣太常寺丞臣李希安賚香帛祝文馳至會同藩臬二司堂上官各一員俾告祀焉先是太常公未至守臣率屬晨夕禱雨三月甲寅泊丙辰連降甘雨及旣至將舉祀事嘉澤隨應遠近沾足吏民胥慶爰稽祝文則甲寅實上降香遣官之日也夫勤勞國事憂恤民隱君臣同德上下一誠幽明感通捷如影響有弗彰矣乎書曰至誠感神禮曰祭則受福斯之謂矣五月庚戌商陵祀事告畢有司具名請鑄祝文以示永久憲僉黃公曰茲實盛典不可無識於是謹謄祝文命工鐫勒復述其概俾刻諸陰用以識歲月云景泰二年歲次辛未五月望日

明張四維重修邑城碑記

榮河古綸也夏少康之邑爲漢唐畿內地控河汾之漚

枕秦晉之郊觀元季武壁遺跡防禦視他郡爲要然地無崇山峻嶺之阻兵無屯衛之固一旦草藪竊發輒燎原莫撲防禦之術又以城池爲要乙卯歲秦晉地震凡傾敗數十城一時克宥乘便剽劫民洶洶莫必其命則城池之守又惟此時爲要而大變所摧基址僅存民敵不任財匱莫出鳩工興務甚難人瘼天灾極矣丙辰天子聞變惻愴命冢宰擇守令之賢者往撫疲民興廢政深澤令鄆城望海侯公有卓異績遂擬公滎河公祗嚴德意銳以甦困起廢爲任至卽練鄉兵倡勇敢精器械揚武威諸盜旣懾城守是先遂因地勢相視闢新制聯

滎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二十三

舊基周繚共得九里步十三通邑民而均役之量難易命徒庸計時日平遠邇獎率有術餼糧咸裕經始於五月丙寅越六月丙午城成凡爲日四旬有一於是城東西南爲門者三南北爲重門者二門各冠以重樓併西城爲樓者四屹然河汾之巨防矣民旣安堵公遂覈田賦之奸欺均徭役之次第濬瀆魁之淤源平鈐織之獄訟勅書院以羣業明經術以正趨百姓悅豫多士太和訢訢乎向道樂生忘其爲創殘之餘也諸生王濟等以樹碑屬余言余惟孔子作春秋凡土功必書重民力垂鑒戒也然自天下爲家城郭溝池以爲固司險掌固屬

在夏官凡以思患預防域民奠國聖王所不廢也昔叔
敖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度有
司事成不愆於政矣叔敖舉楚之政當閒暇之期而城
一邑是財有餘用民有餘力也猶見美當時垂聲後世
而况承凋瘵之後擾攘之中財力俱誦爲必不得已之
舉賦不及民刑不及役量勢以興計日而就視城沂之
美與敖有光其難易則倍殊矣使當春秋之時聖人猶
當予之而謂可無記哉余蒲人去滎僅百里而公之頌
聲載道又不獲辭諸君之懇故忘其謏陋爲之記

滎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二十四

在滎河東北十里處告新天子卽位於商湯王祠畢才
來二公進曰汾陰古祠去此不遠盍往觀之可以紓從
者一日之勞二十六日遂由縣西北行十里而至頽然
荒祠倚於隹旁啓括轉扉且前後杲杲白日照於中堂
鳥巢於梁苔侵於堂登謁后皇翠冠翟裳於是循祠之
北求漢武之明壇登軒轅之郊臺探巫錦之鼎區皆茫
茫杳杳不可辨矣去祠三百步許是爲汾河重湍駛濤
自河津而來河之濱見臥有崇碑埋有穹龜去流惟跬
步拂而觀之乃宋真宗西封文也相與惻感遂鳩隸人
培土而深貫木而旋系繩而引使依於祠所庶幾不忘

二公曰元鼎之時此地乃漢天子望拜之所必嚴觀辟路雖當時善遊之士恐不可到今也蕩然邱墟曠然步趨况有龍門吐雲中條獻奇不亦可樂也哉遂舉酒於臺上酒酣在祠西求大舸浮河而南中流覽景俯仰古今翕然興發相與咏秋風之辭余又爲之歌曰帝昔來兮壇下駐龍輿兮輝煌帝一去兮不返壇有柏兮蒼蒼悲千秋兮萬歲汾之水兮湯湯歌罷不覺抵於崖上

國朝潘國華重建汾陰后土祠記

夫皇天后土爲生身父母戴履有情感恩報本然而廣大無私未可於區墟求陟降也是以軒轅掃地而安九

榮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二十五

土成周方澤而致百祗漢文本黃帝之壇而治之廟後王因之爰增其制隆其禮歷唐宋以來樓臺日崇宮室彌麗豈非汾陰一隅爲萬方有土之權輿也歟白雲寶鼎又何私焉自明天子都北燕止西狩於是廟工遂不復舉其碧瓦朱甍蒼柏怪石雄視乎一方而冠海內奇觀者自若也迨順治十二年黃河肆囓寢樓正殿盡沒洪濤基址廣袤鮮有存者止遺秋風一樓及門殿一座諸文籍碑記悉沉溺殘廢不可考至康熙元年秋水災滋甚蓋盡所爲者而沒之前邑侯張公錫文者遷地爲室而藏之俾無忘舊章未幾陞陝西邠州刺史且地方

疲敝財用不集迺已焉幸次年四月內陳侯來尹茲土
昔一過感慨係之亟收集其餘誌之載籍不忍失復搜
棟柱鼎碑若干乃自捐俸金以倡兩河人士握以機督
以令寬以期故民不見勞而大工就緒俾垣墉巍煥丹
雘輝映旣美以輪又美以奐噫嘻以天子萬方之祠祀
而一榮邑有司爲之以數天子之度支數百年之經營
而榮邑有司一旦爲之其明德爲何如者是尚可沒也
耶落成士民屬予以記予祇領弗敢辭夫侯楚名士也
諱觀聖別號幼以登順治戊戌進士治茲六年餘矣政
成化洽士歌於庠民歌於野商旅歌於市途會薦剡交
榮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章高擢在卽士民去思之念寓於此矣異日者螽斯衍
慶麟閣銘勳福後裔而澤天下興復之功豈止在一榮
哉

而榮國朝李長庚舊志序

昔黃帝受命風后布九十二圖崇伯子定山川述爲
禹貢益紀山海雜及昆蟲周道軒輶使按歲采百國
方言此志之權輿也志雖蕞爾乘載乎然鱗次而登
藏諸天府其間山水之險夷民物之淑慝則壤之肥
瘠孽生之蕃歎

宸鑒所臨皆於茲藉之志顧不重歟壬子歲

天子賜丹璽特召元老曲沃衛公爲輔公

陛見日以嘉猷入

告修

大清一統志居其一於是下禮臣議

詔天下各修志乘以進榮邑亦擗管蒐佚譏之者碩廼

成書而副

上命夫榮舊實無志也志始於先輩賓岡周少叅公自
戊戌迄今七十有餘年矣此七十餘年中保無有躔
次分野畢漲而榮崇者乎保無有關扼籓籬陵遷而
火變者乎保無有戶口征徭版空而茗歎者乎保無

榮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二十七

有城壕廩庾淤塞而傾圯者乎且官師之不著何以
督秀良也鄉賢名宦之不彰何以誌景企也文學隱
逸之不傳何以示高尚也義士賢媛之不表何以勸
頽風也繼此而壇壝而市鎮而琳宮梵宇某水某邱
俱付之於荒烟蔓草夕陽細雨之中誠司牧者之貽
羞也不但此也予嘗讀酈道元水經注而嘆黃河之
險矣黃河自積石三千里而至龍門龍門河之筭束
也其間兩崖皆石麓故雖衝激而不崩瀉至榮河則
龍門之下流也各水旣已競趨加之汾復滙入其洶
湧澎湃之勢日攻夜囓而榮實當其患卽逞昔之秋

風后土壘構於岡阜者今已淹沒於鼉城蛟窟安知
十餘年以後而陽侯之更不鼓盪哉所以沿河之田
歲比不登而催科何從寬貸殊不思剜肉醫瘡誠鞭
朴之所難忍此長庚之惴惴焦勞而仰屋以無策者
淮南子云成事之功在於時成功之時在於人倘後
之蒞斯土者軫恤民瘼具大有爲之才而拮据之榮
邑之幸也夫榮邑之幸也夫志始於溽暑閱月餘而
告竣謀始之日長庚舉觴相屬揖鄉大夫而言曰縣
志與國史其義一也作史有三長必秉狐鼯之直筆
擅班馬之宏才乃克嘉賴焉諸君子其圖之事貴詳
榮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二十八

而覈文貴典而要母阿私母遠嫌諸君子棄涼德今
相與有成矣姓氏例得并書長庚謹盥薰而次於左
時同事者爲學博覃君致位考訂者爲薦紳崔公斗
望趙公之瘡郭公巍然張公鵬彩呂公正音王公炳
刪飾者爲孝廉張君殿珠余君念祖侯君玉輅及明
經王君炫樊君鉞郝君廷鳳周君登科哀集者爲茂
才潘子國華李子聖果

明李嵩明字郭公暨元配牛孺人合葬墓表

嘗讀武侯表奏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未嘗不嘆以死
勤事之難其人也今刺史郭公殆其人與公諱俊父字

民表號明宇父贈公諱九似娶賈孺人生公昆玉二公
行一幼穎敏大父嘗對客撫頂曰是兒或堪寄以門戶
令就塾師學句讀過目卽成誦迨從河濱吳先生遊受
公車業輒嫻于詞癸未邑初試邑侯卓大奇之是時年
十四爲邑諸生頭角嶄然露矣公益勤翻閱乙酉科試
居優列食廩餼文名大譟嗣後試輒高等文戰棘圍者
五俱不利命爾癸己聖召下里選督學使者李公錄公
文大爲擊節卽應其選戊戌丁贈公憂丙午謁銓曹無
何賈太孺人病公京邸夢之日夜馳歸率牛孺人侍湯
藥唯謹閱月而太孺人卒終制己酉復謁銓曹授主山

榮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續

七

東厯城縣薄厯例新官供應出自里甲不下數百金公
一切蠲之及當事通敏無滯縣令黃公輒心儀之三臺
諸道批牘如雨非才望不及此時有相訟者一鑽司理
刺厚遺翫法公卻壁焚札竟嚴抵不直者律罔所避忌
執法不阿類此河伯鬻漕屬公治河則因勢隄決種種
有法不逾月而底績省巨萬費而京國無咽喉之患捐
俸佐以家資建立精舍規制宏敞公餘卽與青衿談素
業佐厯下凡五載荐剡交騰甲寅陞山東清平宰時一
黑衣橫肆鴟惡良善避銳下車卽極力懲之凡少有犯
科者百援不能漏網巨盜聞令甲皆解散莫敢發公又

歷歷精覈庫藏收發籍前此庫藏以關支不時漏卮無可問自是而侵漏畢杜地多欺隱則鱗次丈度得隱田千餘畝起賦以甦垂困者所徵賦不啟原封旋收旋發而洗其乾沒遂作地糧鏡冊民永賴之立學田二百畝以資寒士桂玉乙卯旱蝗公亟請臺使蠲稅寬征親自循行督捕督粥窮簷必歷卽病不少輟署高唐攝下津所至有青天之譽荐卓異者十七章丁巳授公階文林郎封元配牛氏爲孺人贈兩尊人如秩己未陞雲南陸涼知州東人遮道扳留不果則口鐫貌祀矣過里歸囊蕭然一鶴隨琴而已觀者如堵庚申春赴治滇南是時

榮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續

辛

公六旬健康善飯燈下猶能作細字辛酉季夏九日牛孺人卒于家孺人慎重寡言笑有內範從官邸時多中贊公牧州勤分勤築汰費儲賑民最稱便兼攝陸越軍糾保利器設會牛叢捐俸募勇禦寇大有方畧成功數次追捕斬級懸磔生擒解獻節有文案時單騎禦落戎落戎皆胆落俯伏曰南人不敢復反矣至是黔中土酋安如山倡亂結連霑益會婦奢科部營補鮓作亂侵掠州境公據鞍上馬且戰且追至揚海山界賊四路埋伏俱起環圍如蟻公墜馬遇害矣時壬戌三月念六日也卒數日顏面猶如含笑者豈非人生自古皆有死死落

中州骨也香者乎撫臺題請其事有精忠貫日正氣凌霄等句皇恩或可立俟也壬戌十二月望後柩抵里閭滇人携子婦環向而泣者聲滿街衢如喪考妣奉文共建英烈忠祠以祀之公平生治家有禮閭庭整肅賸貳凜事過于內君罹憂含斂殯祭必遵制失恃後篤友厥弟延師課業婚娶畢爲其家計甚周視猶子惟子視族子惟猶子拯困恤貧三族待以舉火者甚衆公與人雖不立城府至中所可否取舍務執其是不少奪臧否人物疑解相人術每延見賓遊子弟察其言動眉睫而品題不爽善辨論當世得失蒿目抵掌卒中窾會遍究事

榮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續

三

情衆所輻輳處時出獨詣語聽之無不洒然者且援人于阨卽有奮不顧身之義距公生于嘉靖三十九年享壽六十有三孺人生于嘉靖三十四年享壽六十有七子一曰冲霄國學生娶張氏女三俱適名門孫男小字郭郎甫七齡聘把總丁繼昌女郭氏之興方繩繩未艾也癸亥冬時卜葬于城北之倉李村其子先期謁子丐文子誼托葭葦不可謂不習公者謹表其事如右

明關西田有年白馬堡記

榮河縣迤南十里許有白馬負圖廟其來舊矣其閒殿堂廊宇亦頗存焉余厯茲土一日因省驗民俗偶過其

上循覽形勢橫觀風水但見汾陰地面峩嶺鼎峙於東黃流環繞於西後背坤神前面龍馬古所稱四塞之國亦不是過獨此龍馬一丸之地俱下其高約有百餘丈孤峰峭巖子然特出其上蒼柏森森千有餘株其下河流滾滾西通秦地而村社之相爲逼近者數十庄係安昌里之地方也因嘆曰自古善戰者察地形料敵者防要害如此高阜茂林之勢誠盜賊聚集之藪而不軌者竊發之區也不爲榮邑咽喉之地哉矧洪坡又經其下一旦獮賊渡河東向如昔年沿龍門而薄於萬泉之柏林繼而嘯聚於夏縣之中條所過地方無不遭其殘虐

樂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續

禍起不虞臨時束手無策此其地急當創築堡寨垣墻敵樓以禦獮賊不可一日少緩者後蒙撫院詳允卽撥安昌三里甲夫三百餘名方圓築城牆五百餘堵正北上建一墩圍圓底三十二步高三丈五尺收頂一十五步上蓋旒天閣設旗幟焉其門首書大字曰白馬堡自此堡一建之後不時看守晝夜巡哨遇將晚船盡泊東岸不致獮賊東渡萬一有驚卽便傳烽一呼百應各執器械互相救援卽素號跳梁安能虔劉我人民搖動我國家哉雖不能比投戈講藝之化亦可爲一邑之榮衛矣豈不與后土堡番底堡相爲應援耶則建堡之事實

今日之急務也後日若有風雨損壞卽許安昌里甲夫
修補作汾陰之保障不復重役永免河夫之勞因事告
竣畧叙始末勒之於石以誌不朽云

國朝陳觀聖重修白馬廟碑記

榮邑古汾陰也其南十里許河山帶礪形若盤石望之
有丹楹碧琉崎然特出凝風與峩色齊輝靈氣共黃水
以生較夫碧海蓮臺聖境瑤池金闕上宮可同日以語
其盛者茲龍馬負圖之廟也蓋龍馬創自伏羲時聖母
其卽爲伏羲之聖母華胥氏乎其與龍馬之說若合符
節然則所稱先天之說似謬矣何也古昔二儀未分溟

榮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續

三三

泮濛洪如雞子玄黃之中自然有盤古眞人名號元始
於是天王游行空虛之中又有天元聖母化生天眷聖
母其卽爲天元聖母者乎其與夫先天之說若合符節
洵然則所稱龍馬云後焉矣二者不知孰是遍訪叟聞
咸曰歷代相傳聖母以先天開始土人以先天聖母降
其祀迄今俱不得其所自來也余俱不必論姑取廟貌
之遺跡推之以河圖衍八卦之數者伏羲也以采石補
天之闕文者女媧也以羨里畫八卦之畝者乃文王乎
輔弼聖母左右焉聖母其儼伏羲聖母耶所云先天者
或以爲伏羲以前血肉爲食綠葉爲衣自有聖母出而

伏羲生育養天地化裁萬物凡天地三界由八卦之數
悟以陰陽之理遂成夫婦配偶嗣後人道以立生息日
蕃至唐虞之時稱盛治焉當時尊聖母爲先天者是故
耳或亦未可知歟第觀其廟之中神道尊嚴赫聲濯靈
洋洋如在者左之有上元一品九氣中元二品七氣下
元三品五氣者三官也右之有玄天上帝藥王土府神
龍變化莫得而知者老聃也至於東西兩廊五嶽環坐
四瀆翼居而義勇塞天地者其惟關夫子聖帝兄弟乎
然而靈威顯應如此豈非鍾秀毓英聚風水於青龍之
首也哉登斯地也誠堪與碧海蓮臺聖境瑤池金闕上
滎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續

三

宮稱盛焉卽如平陽之有帝堯廟蒲坂之有虞舜廟稷
山之有后稷廟皆中天以後神聖從未有如斯廟之古
者也余叨蒙國典分任斯土公署之暇閒嘗履白馬之
墟仰其河山浚麗不勝有棟宇凋殘之嘆中心憂之愁
焉如醉幸會都閭張公甫號仰吾諱忠者議其事仰吾
語余曰中虔設願心久矣但神工浩大恐獨力不能成
事忽躊躇間遂慨然謂余曰忠極力欲普化十方同合
邑紳士偕十社居民共成盛舉不亦可乎余甚善之卽
謂之曰公其多方好義德裨神功果如斯言天其眷善
陰行必彰矣公竟爲淡然旣而神工告竣余故樂述其

事以誌一時之奇觀云爾

國朝周景柱古綸辨

諸志並以滎河爲古綸爲夏少康邑然考夏都安邑而
羿距太康於河遂不能歸其後相居商邱爲畀所弑后
緡方震自竇逃出歸有仍生少康及長爲仍牧正畀使
人求少康乃奔有虞爲之庖正虞妻以二姚而邑諸綸
後漢志梁國虞有綸城少康邑漢之梁國在唐爲宋州
宋號南京今河南歸德府地惟仍近虞故少康便得往
奔且方太康後夏社幾墟安邑舊都無適主者少康出
流離逃播之餘所依諸侯多在山東然後誅夷寒浞光

滎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五

復舊物方其初時身爲亡虜窮於讐購西河越在數千
里外亦安能跋涉險遠就此邑居況虞思爲國在彼河
南而此爲綸豈猶虞邑古綸云云蓋出博物記訛謬之
傳梁劉昭知其不足信故於地理志汾陰下聊附記之
所不削者或亦郭公夏五之意而大書虞城綸邑於梁
國以著其是然則此云少康邑者亦無取稱矣若滎河
之爲綸則會盟圖地道記指爲上古封國者當舉以箴
昔人之缺耳

國朝周景柱湯陵辨

古之記湯陵者凡三皇覽云湯塚在濟陰亳縣北東郭

去縣三里塚四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括地志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塚又云洛州偃師縣東六里有湯塚近桐官括地志又云雍州三原縣有湯陵湯臺三原湯塚蓋西戎之君號亳王者可置勿論若薄城北郭則杜征南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塚所言與括地志同後漢郡國志又云梁國故闕伯墟虞有桐地有桐亭與蒙薄地至近然則湯塚在薄宜矣漢劉子政諫起昌陵厯指堯舜禹所藏至於湯則以爲無葬處宋羅長源始疑其說然長源引聖賢城塚記謂湯塚自後魏天賜中圮於河乃歎子政於言不苟子尤惟長源之陋而闇

滎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五

於識也夫子政之學無所不達假湯塚有在詎勿知者且不獨子政昔墨子論節葬稱堯穀林舜南紀禹會稽亦不及湯是可知湯之葬古失其傳昧其地在戰國時已然而子政之云無處誠有由然矣顧自魏晉以來謂湯塚或在濟陰或在蒙薄或在偃師雖與子政不同特以湯所常都處言之卽不必果然庶幾於理猶近至隋文之世乃獨祀湯於汾陰則傳記所勿聞前儒所未說用其不經事誠大惑唐知其非故去汾陰而特祀湯於偃師以爲湯遷於是也至宋不能守唐之是而用隋之非還於汾陰更立祠廟後世因之遂成故事習勿知考

於是湯陵乃竟在此矣予竊謂其必不然者有四旨焉
昔堯之始國封在唐及爲天子乃入都晉故後世唐縣
唐山得有堯跡若湯先世雖曰屢遷然相土居商邱上
甲居鄴而湯居亳史記言湯從先王居謂帝嚳都亳湯
自商邱而亳故曰從先王卽後世言南北景亳蓋有
三要皆在河南未嘗畧及西河之遠則跡所勿居於陵
何有是其不足信者一也舜崩蒼梧禹崩會稽並以巡
狩所至故今粵西浙東得有二塚若殷湯無巡狩之文
汾陰非巡狩之地何有崩且葬乎是其不足信者二也
謂湯都垣曲乎故陵在是然觀周漢帝王並都關中其
所葬處皆在百里內遠不過二縣今自垣曲至滎河且
五百里而殷家尙質亦無有越都畿而遠葬之事況垣
曲又實非都乎而葬安由至此是其不足信者三也自
古天子巡狩所經其地有先世帝王陵廟必告而祭焉
故秦始皇上會稽則祭大禹漢武帝至江南則望祀大
舜唐玄宗將東巡則遣宋璟魏知古蘇頌於平陽祀堯
蒲坂祀舜安邑祀禹汾陰之近也而不及湯卽漢之武
宣光武及唐明皇帝又常至汾陰矣然祀終不及湯夫
非知湯之不在是而無用祀乎以此論之是其無足信
者四也或曰汾陰故有殷湯城使湯不於此城何以名

則不知汾陰之城魏文侯所築無與於湯括地志云汾陰城俗名殷湯城以其稱之無稽故特謂之爲俗名且古固多有以人姓名稱其城者若漢時趙信所居卽呼爲趙信城蜀有張儀所築卽呼爲張儀城又古多有姓名同於前代帝王聖賢者如陳王博士孔甲則無殊夏后高祖功臣周昌則直以姬文安知秦漢之世不有殷湯其人者居此因以號其城乎而欲引以附於湯詎不惑耶或又曰然則路史所引城塚記湯塚於後魏時淪圯爲張恩靈之於河則果不足信歟曰是正吾所欲辨者記言湯塚圯於後魏中夫使塚果在是則未圯之先

樂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六

人應共知宜早著於世何絕不聞必俟圯而後知其爲湯塚是說之悖也記言塚銘二千年困於恩夫銘起後世湯時無是且傳記所言不憑其子佳城鬱鬱皆以爲銘出於墳則好詭尙異者僞爲之耳秦始皇欲發孔子墓視銘而止亦出誕妄豈湯伊尹以聖人而同術者爲推測又說之悖也則常求之水經注矣以道元之好奇於事無不採況身當北魏之世使湯果有陵塚果圯明器果爲恩棄必詳記之乃其於皮氏汾陰不過曰耿祖乙而已鄧邱漢方澤而已介山而已睢邱而已絕無所爲湯塚者圯而靈者然後益知城塚記小說者流語盡

荒唐而長源據之以議湯塚之久沒是其陋誠何如若
乃舊志謂元癸未歲淪於河以石柩遷葬東岍夫旣言
淪尙何有柩之可遷且桓司馬爲石槨孔子言死欲速
朽湯甯與桓司馬同其侈哉而爲石柩乎是亦飾言湯
塚之所爲陋尤出於長源下者或以史記秦甯公三年
伐湯杜湯杜亦號亳王與秦戰不勝奔戎所謂汾陰湯
陵者疑卽湯杜亳王者是或又以湯之子孫有封國者
亦號爲湯是皆古所未詳特尋皇覽所言與括地所志
塚不在此亦甚明白惟偃師薄城塚尙有二則猶其疑
於此益歎子政謂無葬處其學廣識達所論獨偉矣明

榮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續

三九

初求帝王陵寢禮官不能辨徒循宋元之跡而舉之其
尤失者至以宇文氏所立之元寶炬當北魏孝文帝夫
孝文初欲從其太后於永固陵後遷洛陽乃自定壽陵
於纏西南伐道殂歸葬於是此史籍所載可得稽考尙
乃不知沉湯陵也哉又近世聞喜縣亦言有湯陵李汝
寬頗辨其失其言曰據劉向則湯陵所在不可知據向
書注雖知桐爲湯陵而桐之所在不可知據文獻通考
及喬宇等所言雖直指榮河而猶未可盡信也嗚呼若
汝寬者庶其知言者歟

榮河爲古汾陰地自漢武祀后土於茲靈壇寶鼎發祥
集慶唐宋以來祀典燁煌亦越湯陵雖傳聞異詞而自
前明迄我 朝每逢慶典遣官告祭穹碑屹然夫以蕞爾邑而爲地
祇聖跡之所託詎不謂名區也哉余守蒲郡行部至榮
者數矣求漢時后土廟及秋風樓久淪於河因緡縣志
欲訪其遺跡并考其風俗之淳澆土壤之肥瘠與夫人
物事爲之盛衰與宰斯土者商所從事焉按舊志修自
康熙十二年爲冊者二前所搜羅者頗多遺漏而後所
未經載筆者曠隔將百年幸郡志修自乾隆十九年志
榮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續

四

中有分載榮河者其大畧猶未盡泯也時邑令甯都楊
君慨然曰志之由邑而郡而省而詳畧因之省郡志所
未詳則考之邑志今邑志未備而曰有郡志在可乎哉
遂奮志脩輯徧訪耆舊博采羣書於舊志所遺漏者補
之於百年間所未載者詳之於郡志所未確者正之不
半載而稿成問序於余余嘉其勇於任事官之所居曰
任志其一端也當官者果能任事若此則凡漢唐之良
法善政苟有宜於今者無不做而行之所裨於民生者
甚大豈徒區區遺踪古跡存什一於千百寄憑弔於來
茲而已哉余勉楊君并勉夫後之蒞斯土者

國朝楊令琢舊志序

乾隆二十九年秋余以揀發赴晉十二月奉委署理滎河滎河於晉爲貧瘠地蒞任初見其面中條帶黃流山河雄秀顧而樂之閒日閱志書乃薛氏一姓自晉隋北魏周齊歷唐宋金輝映史冊者至四十餘人可謂善地矣后余補授是邑已四年甚安百姓之樸魯百姓亦安余之拙靜顧念其志脩自康熙十二年閱今垂百載文獻無徵久益失墜然學殖本淺作吏十年荒落滋甚適舊寅王君元音長河東書院積學工文奉幣浼脩之而余叅議其間十旬而書成搜羅考訂洵無遺憾於人物滎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續

望

一編尤詳慎焉余謂地之所重者人耳官山煮海之富不若昌平鄒邑之生偉人也余又謂人之所以幹天下事者才而所以植人紀扶名教者節故於志中心最重不附武后而楊暗之薛元超忤權獲罪之薛舒不附楊國忠之薛苹不降安祿山而死之薛愿爲尤人所難能心竊惜諡爲繆公名麗逆案之兩人皆以美才爲志士所羞稱身都富貴不得齒於人物之數爲可悲憫士君子身生盛世遭逢

聖明出處之際絕無幾微降志辱身之事或未設身審度遇死生禍福在呼吸之可怖畏動肆口而議昔人短

長然大德不可踰閑律己律人皆不敢不奉此爲兢兢
卽執筆之下亦不敢託於善善欲長惡惡從短之說而
於大開盡寬之以得罪於名教此斯民直道之行也卽
有孝子慈孫亦可諒其心之無他而是志非苟脩矣

國朝鄭賜圖捐修汾陰書院并置膏火序

榮邑汾陰書院在東門外坡上乾隆五十六年邑令熊
君泊泉重建嗣失於經理舉而旋廢空遺堂宇規模久
不能延師課士比年以來上雨旁風日就傾圮蓋肄業
無人修葺無資年久荒棄勢必然矣圖來宰斯土見東

山之陽爲縣龍脉絡之基祥迎紫氣毓秀鍾奇且非村

榮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續

四二

非市地僻境幽前人度原作室培養文風良有以也安
可任其久廢哉榮雖蕞爾巨文風士習較他邑惟美屢
爲司文所推許辛巳壬午秋闈連科報捷歲科試有志
之士後起之英復不乏人因慨然於文風之不振學殖
之克修也學殖之克修師承之有自也爰集邑人復議
勸捐俾頽者植之缺者補之延師保以考其學業增薪
火以助其功修非敢云扶植文運振興文教也而有基
弗壞固守土之責集腋成裘藉閭邑之力將見風會日
上甲第蟬聯必更勝於今茲者其有神於榮邑豈淺鮮

哉

重修汾陰書院碑記序

吾邑后土祠東舊有三鳳書院設自明季宏治不久遂廢後設大寧書院於白馬廟前旋改行解亦廢自乾隆辛亥邑侯泊泉熊公重建汾陰書院於東原上因經理不得其人遂致舉而復廢三十年來房宇牆垣半就頽圯將與三鳳大甯同歸烏有之鄉矣嘉慶庚辰伊溪鄭老父師撫綬我土育德振民羣歌樂只補偏救弊首重作人嘗於課藝親評鼓勵髦士每謂旣登黌序者固已藝苑舍英未入宮牆者亦有嗣源倒峽辛巳壬午鄉闈連科報捷因慨然於叢爾之區代有名賢鵠起蟬聯文榮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

運未墜若再加以振作豈不蒸蒸日上乎爰集紳士創成腋裘俾就舊址鳩工修葺輪奐一新大門外建牌坊一座以肅觀瞻復誅茅斬棘平治坦途築內外周垣二百三十餘丈而規制乃備是役也黜華崇實無事更張有合乎仍舊貫之義焉捐貲置地得數百畝藉歲息以作膏火延師課士共切觀摩肄業於斯者近挹龍門之浩瀚遠攬條山之秀靈將見雲蒸霞蔚月盛日新以後之文風甲第三鳳河東之前哲可期繼美於將來溷濡於

聖世右文之化庶不負神君振興文教之雅意茲記其

顛末如此

國朝尋步月留餘堂匾額跋

呂子云花盡發則枯水盡流則竭話盡口說事盡意做便是薄命子以其無餘氣也人生得有餘氣以之持己則有餘樂以之待人則有餘地以之居官則有餘澤以之保家則有餘慶是餘之一字有許多受用處特患人不知留卽知之仍不肯留耳余嘗鑄一圖章曰酒飲微醺花半開亦留餘意也今取以顏其堂旣用自勵且願我子孫世世共守此訓也

榮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四

余十歲餘卽耳張善人之名顧其實未悉詢之人識與不識僉曰張公洵善人余方訝人心不同人事各異公何以事事愜人心且愜人人之心也後三十年館於城公次子忠仁手其父事畧一編乞余傳余閱訖慨然曰善哉足以傳矣公張姓諱國佐號廣堂世居榮河城內先世多隱德家頗豐公生有至性仁孝篤誠父慎齋公早世母周氏教養成立好讀書不喜帖括遂罷科舉業尤好義經嘗曰易爲卜筮書教人趨吉避凶實教人趨是避非耳其卓識類如此事親惟取順心母壽備筮資母歎曰貧家待此多矣盡施之公卽出六七十金盡一

日散訖歲以爲常每歲九月出五十金購棉皮衣以待
寒者捐輸必倡舉賑饑乏至稱貸不顧一切族戚之婚
嫁喪祭無力者皆爲之所且代籌其輕重緩急鉅細初
終無不周詳熨帖卽其人自慮之亦未必若是然此皆
公之小善不足觀公之大也公生平最喜節孝傳某妻
少寡逼於債幾奪其志公聞代償其債並給度支以完
其節臨邑孀婦年已六十歲歎子出失耗人勸其再醮
婦痛哭曰我苦守三十餘年今老矣以寒餓喪節不如
死公聞連夜訪其親屬餽金俾得存活孀婦感激泣下
榮邑陋俗莫慘於溺女公廣刻戒文傳示且出資留養

榮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十一

嬰兒死者瘞之生者過數歲還之遠近咸感此風稍變
公因兩世單丁謀爲長子鸞翼置造室聞中州大祿出
金數百命鸞翼往買妾教之曰除人價外盡買衣食向
晚携街頭見蒙袂者而徧給之勿令人識汝德汝鸞翼
至其地一如公言買一女歸未及笄鸞翼死公揮淚嫁
其女不計值且備奩資此皆善之有關風化不限方隅
公之落落大端也由是善人之名益噪邑人恨無以報
公遂舉公孝廉方正縣令已批准公不可曰郭解以厚
施聞卒爲俠累曹操以孝廉顯竟以篡終此非福也況
今日孝明日不孝今日廉明日不廉君等將若之何眾

不聽公泣告其母曰有以兒之孝問母者母必曰否不然兒不得常守膝下矣旣而人來母果以是答事乃寢公妻薛氏佐夫事親頗賢明

國朝祁世長王清彥傳

贈公王先生諱清彥字時軒山西榮河縣坑東邨人也先世皆以篤行重鄉閭考諱曰珣字韞輝隱居不仕先生生而聰穎性沈潛不苟言笑讀書有大志治家早遂輟儒業以騎射入邑庠雖進身有階而枕藉經史之志未敢忘也韞輝公性剛直教子以嚴稍不如意呵斥及之先生怡志承顏得歡心父母卒哀毀骨立喪葬皆如榮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異

禮事繼母敬謹和愉數十年如一日母亦極愛之若不知爲非己出者初韞輝公卽世仲弟清泰甫成童季弟清碩尙在襁褓祿先生體親心以養以教後皆成立仲蚤卒撫其孤亦如當日之撫仲者天性如此孝友篤行人也居平敬以持己儉以奉身服澣濯之衣厭膏粱之味而里族中有婚嫁喪葬貧不能舉辦者輒極力周恤之且好善惡惡寬嚴有方鄉人之薰其德而善長者益衆故嘉言懿行至今稱道不衰先生之教於家式於鄉足自增重而乃抑然自下以不克遂讀書顯揚之志爲憾往往厚修脯延名師以督課後人宜其子若孫再登甲

科蜚聲庠序者踵相接也天之報施善人豈或爽哉嗣君駕部與世長同舉於鄉又同官京師道義切劘久得孰聞先生生平行事謹就其可誦可法者叙而傳之祁世長曰古人言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善哉斯理之足憑也如吾年伯時軒先生者孝友自勸鄉里稱善人猶不敢自足諄諄然以詩書裕其後雖及身未竟其業而志之所至已卜其後之必昌也嗚呼駕部橋梓之善承其先抑先生之志有以開其後也

國朝徐繼畬尋雲階先生小傳

余通籍入祠館卽與尋君雲階友善朝夕過從時時以榮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續

畧

砥節勵行相敦敏迨余官閩中而君適來閩筦離政同官又復數年每商決政事所見多不謀而合道光乙己君以丁內艱去閩服闋授楚北兵備道方意君且旦夕大用而不料訃音之遽至也道遠未能哭君又未及銘君之墓顧知君生平如無余者苟聽其沒沒何以謝後死之責君諱步月字雲階世居山西榮河縣之寨子村家世儒素有隱德至君父 贈公以居濱大河田廬屢被湮家益落乃奔走四方爲事畜計君少穎異而彊力讀且耕能負重走百里外年十九入邑庠旋食廩餼道光辛巳中副榜壬午舉於鄉癸未成進士以主事簽分

戶部勤於職事無詭隨嘗管理八旗現審處有王府包衣某誣其戚李佶一族爲家奴搆訟數年莫能決君研鞫再三乃知其家奴名李結因豔李佶田產改結爲佶獻名冊於王府爲左券某頗通聲氣請託殆徧且有以危語悚君者君屹不爲動與宗人府會訊日諸王公皆坐堂上君侃侃訊斷神色毅然左袒者噤不得發聲卒以誣告坐某治如律捐納房爲戶部美授非大力不能得尙書某公重君才欲以授君君力辭其後假照案發在事者皆望嚴議而君獲免人以此服其先見丁酉由員外郎轉江南道御史是時臺垣多以糾彈外吏示風榮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續

哭

上心慙之尋臺中奏管街道廳故事南城街道責成舖戶修理前任多折辱舖戶門前有泥淖卽捉司事就泥中笞撻之舖戶皆側目怨誅吏胥因緣爲奸利而街道卒不治君履任卽剴切曉諭舖戶令各保顏面無取辱舖戶皆感激時時剴治以稱君意終君任未笞一人而街道平治倍曩日庚子轉工科給事中旋以京察記名授福建鹽法道時閩省釐政利疲已極前此任事者倡鳩賞之議搜殷戶跪烈日中俾出賞賂疲商凡破數十百家而疲商得賞不一年輒復蕩盡全綱岌岌將倒君

履任盡心釐剔宿弊一清有可以恤商者必得請而後
可商情感奮復振起有離商挾其戚巨紳勢欲脫免乞
紳書投大府大府以示君君藏其書將以公牘揭報商
懼不敢復求免於是各商知君之不可以勢利奪也息
冀倖心全綱得搢拄者數年是時海氛方亟君與在省
司道籌議防堵布置周密省垣恃以無恐尋兼署臬篆
猷鞫精勤案無留牘莆田監生某負債無償在閩清界
捏報盜劫縣令劉家達廉得其情將究誣某亟以呈報
撫轅謂縣令諱盜護撫某公欲據以劾令君以案情可
疑堅持不肯具獄某公遂以單辭劾劉令落職會劉令

榮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續

異

以案情通稟署督院漕縣劉公時駐泉州檄公復訊君
研鞫四十餘晝夜前覆盡發劉公具奏監生某以捏控
坐誣復劉令職輿論翕然稱快先是有

旨明保賢員督院怡公撫院劉公以君名首列奉

硃圈調引見兩院以鹽務方資整頓留未遣適余由粵臬

晉聞潘君以閩商負重累終將疲倒擬將倒革各商正
溢兩課帑本帑息積欠一百八十餘萬詳請豁除余聽
其議僚屬以無故事難之會督院汶上劉公泄任余助
君言其事劉公以爲可君遂與余會詳劉公入奏部議
如所請閩商百年重累一旦除免喜君更生劉公方欲

倚君整頓綱運而君遽以丁內艱行矣丁未服闋入都授湖北安襄鄖荆道抵武昌謁大府方將迴棹赴任以中暑暴卒年僅五十有五惜哉君長身玉立氣貌偉碩望之凝重如山嶽性沉毅有大節不畏疆禦與人交溫然可親而義所不可賁育不能奪也遇事能擘畫有經緯而堅忍持重足以始終待人一以至誠人不忍欺亦不能欺

官皇心識公方將試之盤錯授以節麾而天限以年未竟其用知君者未嘗不爲之扼腕嗟吁也君性孝友母太恭人性極嚴君事之曲得歡心同祖兄弟數人貧無生

樂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續

五

計君皆爲置田產使溫飽子六長鑾續道光庚子科優貢舉孝廉方正次鑾煒道光丙午科舉人餘皆業儒其世系子姓詳碑誌茲書其犖犖大者

論曰吾晉土風敦尚廉恥爲外吏能飭篋籃鮮有以賄敗者然規模苦末宐有守者多有爲者少亦憾事也以余所見強幹能立事而襟度恢闊足以包舉一切者無如尋君君居濱大河西接關輔意者地氣所蟠鬱故有三秦豪傑之氣概歟使其馭厯屢圻必且爲當代名臣而不料其止於是也然其生平所樹立亦可以不朽矣余故論列之以遺後之修史乘者

國朝李暎丁太恭人傳

并序

余自辛亥獲隽後荒蕪廢學屢躋南宮欲顯揚吾親不得壬戌計偕北上吏部銓注廣文司鐸晉陽坐對寒氈又孤陋無所聞見乙丑復援例捐升員外欲以貲郎請四品封典緣親老路險不得遂迎養志僅一請假歸覲辛未成進士又因循奉職卒抱終天恨痛悔無地今讀年伯母丁太恭人事畧乃嘆母子相依爲命實天倫中不易得之遭逢也

大恭人氏丁性靜貞寡言笑能知大義尤極勤儉適王榮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續

至

年伯時軒公躬操井臼紡績至寒夜弗輟衣服至數釵不更視勞苦若固有然凡持家睦族事事可爲鄉里式事繼姑樊雖年長於姑而聲容儀節惟謹人見之者幾不辨孰姑孰婦及坐談之頃又犁然有當於人心也姑疾親侍湯藥數十日不沐不歸休里戚咸稱之及教子成立尤非婦人之仁可比方星生之丁外艱也年甫弱冠入邑庠親友咸勸令易業謂一矜不足治生太恭人愀然曰此子不凡其父臨終時握手唏噓令善視之無廢讀將來成就功名可大吾門閭言猶在耳吾何忍忘之因感憤泣數行下諸親友默然不樂而散山右風俗

重商賈使太恭人稍徇俗見鮮不從所請者乃毅然決
其子之才行必能有成而剛斷如此後十餘年星生果
連掇巍科觀政駕部而其子炳奎亦登拔萃科鄉試會
榜蟬聯登第以秋曹用非賢母之造就子孫不及此當
星生釋褐乞假歸太恭人固無恙鄰里畢賀喜溢門庭
居頃之舊疾作飲食稍減第安寢他無所苦越十餘日
而終家人不意猝逝驚惶無措手處嗚呼孰知賢母生
平之志已慰而天使之留須臾以有待者特令母子一
訣永畢將來悔恨乃勝於離親遠宦不能迎養者萬萬
也嗚呼讀太恭人事畧者孝弟之心可油然而生矣

榮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續

五

國朝戴儒珍募修湯王寢廟小引

蓋自明初禮官議古帝王陵寢所在至商王湯雖
或云在濟陰或云在蒙薄或云在洛州偃師異說
蜂起然終以在山西榮河縣北之百祥里者爲確
爰命晉撫創建寢廟兩廡膳亭暨大門照壁竹苞
松茂鳥草翬飛雝雝肅肅苾苾芬芬洵振古如茲
矣我

朝定鼎後率由舊章

烈祖

烈宗聖聖相承凡

御極之年胥特簡禮臣告以太牢寵以睿藻典至鉅也其閒修而葺之者難更僕數無如累洽重熙鳥之穿鼠之穴風雨之所漂搖肆塹則斷垣則傾棟楹梁檻則朽敗折撓求所謂巋然而存者殆鮮癸酉秋九月奉文致祭駿奔之下一時承祭官罔不盡傷心僉擬興復適管帶副右營湯鎮軍來謁亦有同情於是珍倡捐六十金鎮軍隨捐四十金百祥里紳民共集捐一百五十金當卽鳩工庀材度規大起然而泰山巖巖非一撮之士所能成其高也河流瀾瀾非一勺之水所能就其深也伏望樂善君子或頒仁粟或餽義漿同心同德襄斯盛舉其在殷武之卒章曰松栢有栒旅楹有閒寢成孔安嗣是而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甯保我後生實理所必至也夫如是不特於湯有光凡我同人芳名燦列惟曰欲至於億萬年

國朝戴儒珍為儒珍也創建考院序

國家自設科取士以來鄉會試之有貢院各省學政按臨之所之有試院無論已卽科歲兩試各府州縣錄取童生類皆有考院所以鄭重其事也榮邑雖小隋唐而下代有聞人入

本朝來文武科名蟬聯不絕爲蒲屬最乃縣考無院竟百數十年矣予自同治六年承乏茲士至今凡歷三試試則權占縣署或大堂或花廳錯綜參互萬難編列坐號而壹是器物又須考者躬自負荷出入維艱甚矣其億不特關防不嚴亦殊非

國家優崇士子意也久擬創建奈蒞任後加以師旅因以饑饉何暇與此土木爲近幸秦氛盪平而吾邑亦年豐事簡爰邀兩學捕廳城守以暨紳耆公商建院僉曰盛舉於是有勸捐者有輸貲者有度地者有庇材者有鳩工者有會稽出納者有提挈其綱領者經始於同治榮河縣志

十年十二月初六日落成於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凡五閱月而事乃葺內則大堂捲棚東西文場外則二門大門照壁雖未能美奐美輪而規模已畧具矣今將勒之貞珉姑序其顛末如此至於地之吉辰之良氣局之宏敞結構之謹嚴後來人文之蔚起堪輿家類能言之固無庸予覩縷也故不贅云

國朝戴儒珍遷建汾陰祠記

汾陰祠舊在縣治北十里腓上乃漢武所創建卽軒轅掃地而祭之所尙矣歷代屢經修葺惟岸特堆握背汾抱黃不免時有水患宋開寶時徙廟稍南明萬曆閒汾

水醫腫祠遂圮

國朝康熙紀元移地重建同治初又爲黃河所淪歲丁卯珍承乏斯邑下車後齋宿往謁見殿宇盡沒於洪濤巨浪而百姓扶老攜幼望空羅拜香煙繚繞絡繹弗絕詢諸父老僉云神靈赫顯凡水旱疾疫祝禱捷于影響並默護往來舟楫順軌無恙兩河士女駭忝承祀者蓋千數百年于茲珍慨名勝將湮亟欲卜遷時值軍書旁午無暇顧及越六載癸酉歲豐民安謁廟後銳竟作新先與廣文路君宜中河西龍門令程君逢春熟籌詢謀僉同迺進邑人而告諭之於是珍與程君首捐廉以爲

樂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續

七

倡各當道大人先生亦慨然樂助而兩縣紳耆士庶及販夫舟子尤踴躍爭先誠由神庥廣被人心悅服故不煩力而事舉卽於祠之東北隅岡阜十基二十畝其地寬平廣大規模宏遠審方辨位鳩工庀材經始于癸酉秋越甲戌夏告成廟貌雖仍其舊輪奐則煥然一新工旣竣衆請珍志其事以垂永久珍不文謹卽顛末而實記之

國朝馬鑑均減差徭錢糧分莊稟

爲均減差徭錢糧分莊事敬稟者竊卑職接奉憲台奏請晉省大禳之後閭閻瘡痍難復臚陳目前切要事宜

約有三端一曰清理荒地二曰編審丁冊其三爲均減
差徭令卽將卑縣如何辦理情形詳細稟覆等因蒙此
卑職遵卽將辦理清理荒地編審丁冊均減差徭各大
慨情形前經逐細臚陳憲鑒已蒙批示在案惟是差徭
一事疊次邀紳詳細設法辦理查卑縣分爲十三里半
一里又分爲十甲舊規每年支辦差事俱按照里分按
次輪流如元年攤之各里一甲次年則攤之各里二甲
以次遞推名曰當門戶久之人家之盛衰靡定里甲之
大小不同倘遇大里大甲丁糧較多尙不致於賠累若
遇小里小甲正糧甚少丁力不敷亦必當全里門戶以

樂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續

五

致異常困苦賠累莫支卑職現擬乘此大祲之後力加
整頓禁革弊端無如積重難返諸多梗阻小民易於圖
成難於圖始當經傳集閭邑紳士到縣先行宣示憲台
軫念民困痛除積弊盛德凡屬紳民人等無不同深感
戴復經明白剴切曉諭一公舉正派紳士管理局務一
官紳互相稽查賬目勿任冒混一永遠革除各項浮費
以紓民力再四與公正紳士秉公妥議反復熟商變更
章程於五月初一日爲始在城設立里局選派公正紳
士二人常川駐局經理其事議定每月出入賬目稽查
註載編貼局首曉示俾衆周知所有經費按閭邑十三

里半地丁數目一律均攤計每大糧一兩派淨銅錢一百文仍照收錢糧成法分上下忙交納至所派經費現據閭邑紳士具稟請以六十文歸入署內支辦流差及署內一切供給之需下餘四十文以三十文歸入里民局支發局中伺事人等薪水並書差紙筆等項費用以十文發典商存儲生息以備兵差及荒年之用至於卑縣地丁錢糧歷年按十三里半催收各里均經點有里正各花戶應納錢糧統交里正完納而各里正從中私開浮冒流弊甚多卑職現在不點里正每村選派公正殷實之戶一人名曰莊頭該村應完錢糧歸各莊頭催榮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續

五

遵

國朝閭敬銘里民局章程批

十年輪甲法自前明田賦法壞任意移地搬糧又無魚鱗細冊百事皆紊該縣僻在晉邊非差務之多累乃科派之日加廿年以前現河東卓護道宰榮河日實不如此確有可証該縣農民拆房鬻田賣兒貼婦廿年以來歷有實事本部堂知之久矣歷任縣令安之若素猶復

口道詩書忝膺民社蚩蚩者守爲缺之出息日講肥瘠
嘻酷矣本部堂故里朝邑十一年前害甚該縣每正賦
銀壹兩攤差銀數十百餘兩不等流亡逃徙豐歲皆然
本部堂生平不入公門目覩鄉里疾苦冒不遑趨縣衙
勉定章程卽該縣此次所仿之規也該縣紳所擬尤較
輕減另詳所稱六成錢文送署辦差該令未敢擅專極
爲有見例外收錢大千吏議然本部堂從政多年願行
實事不作假套差使實不能無該令無可賠墊而仍如
從前之科派不惟理有不可且恐榮民生事若出官套
告示一紙謂如何禁止陋規如何禁止加派流差必官
榮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續

亥

自出資民間絲毫無擾嚴束丁役恪遵定例煌煌示諭
張貼曉衆該縣適有過境流差仍卽日票傳酒席兼傳
車馬又傳日用之家具此民間所以視示諭爲具文而
檄告實爲多事也本部堂身執此咎所有紳民呈送六
成送署自行辦差錢文該令卽行收受日後或被參處
其咎專罪本部堂一人與該令無涉惟所擬縣署支用
章程廿四條永不準更改所用錢文准減不准增批定
之後如有違者定由各上司嚴參該縣所慮者兵差耳
兵差臨時定章另辦復何所慮該令其勿爲高論勉守
此法以期官民兩安至差務之壞固由衙蠹亦由地痞

極當分任其咎切告紳民第一要慎擇廉正之人必恪
守三成支用定章並留有餘一成以備不虞賬目必清
不准含混稍有侵蝕羣起攻之紳必斥革民必枷責仍
按所侵錢數科罪至書役津貼按季按忙分付不准預
支延欠該書差如有需索定行治罪里局司事該令隨
時切爲查弊此次改法有害書差丁役惡其害己必爲
多方梗阻該令嚴查有犯必得盡法嚴懲毋任壞法害
民然此僅立法也行之必得治人該令勉之若能於此
內更省一分民更受一分之賜矣除咨明會爵撫院並
行兩司道府外仰卽遵照仍候爵撫院批示清摺章程
榮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續

五

存案繳

國朝馬鑑里民局章程序

蓋聞薄賦輕徭民困舒則民生始厚均財節用大弊除
則大利俱興此周官不備邦役之書而魴魚困免唐俗
幸有休車之樂而蟋蟀篇成也榮邑素稱僻壤遠處晉
邊共樂農桑鮮車殆馬煩之苦縱歌雪柳無官橋驛路
之繁何期鄉役迫於公旬科派重於稅斂慨十年之輸
甲蚩蚩者常歎毀家權終歲之度支逐逐者豈徒稅畝
況復胥漁吏飽山海不能爲豁壑之填卽當時和年豐
閭閻猶難免脂膏之竭嘻苦矣當今之時爲今之計其

安能除二百年之積弊而進斯世於豐亨起十三里之瘡痍而躋斯民於仁壽哉余丁丑冬權篆斯邑目睹此困苦艱難每欲更張釐定適值曾爵憲丕敷善政之日閭部堂痛除積弊之時論以舉行切要事宜三端而均減差徭亦居其一乃邀集紳耆妥議閭邑遵行去門戶之舊規立變通之善法經費必歸歲會差務悉按糧攤又將一切虛糜盡行裁汰共立章程六十九條凡三閱月而事始定夫以創深痛鉅之時而爲此革故鼎新之議鮮不謂流毒旣久積重難返矣然周賓岡均徭議定而加丁卒免於汾陰薛伯護蠲役政行而風俗且更於

榮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續

卒

蠻境前賢可法軼事堪徵今則當大祿之餘作倒懸之解事雖半也功則倍焉殆亦天心厭亂人心思治之機歟百六村氣象初更數十則規模永定非敢謂法良意美儼如盡力之韓徽亦不過因時制宜聊學除害之子隱耳爰爲泐石長列槐廳更著成書分頒葺屋後之守此土者猶望補茲鳩拙助以鴻猷共起舉行永垂勿替幸毋謂移宮換羽擅變新聲易轍改絃獨矜創見庶俗留節儉而汾睢樓上咸逍遙漢武之秋風民樂太康而通濟橋邊猶彷彿唐時之歲月已

文獻國朝徐桐蔭南潘公傳

公姓潘諱樹棠字蔭南父毓瑞道光乙己進士出宰江
右累官河口同知公生而岐嶷稟先德性忠厚尤孝於
親年十八補博士弟子員有聲庠序然七應鄉舉未售
公義命自安晏如也時公父知甯都命公由籍奉母赴
任未幾粵逆竄江右復命公奉母回里旋遭母喪哀毀
骨立殯葬如禮甫終制聞贛南復擾粵逆甯都戒嚴公
銳身省父走千餘里犯戎馬間道疾馳卒達任所適粵
逆推悍賊數萬踞甯都之石城父命公帥精銳萬人解
其圍擒賊首五斬馘無算嗣是解城圍者三完城防者
九累功上聞積階以直隸州知州用當江右軍事劇餉
源不濟虧欠累萬兵勇方以克捷要賞勢墩墩公父憂
之請出家資犒軍既罄則勸於衆士夫感激爭輸資為
民勦城賴以安當是時公父春秋高甯都以一孤城扼
賊衝公左支右持卒保土地而分父憂然心力竭矣公
父旋調河口同知卒已七十乃乞歸同治三年卒於江
右公扶櫬歸終喪哀痛弗衰遂里居不出縣令聘修邑
乘並董書院事皆盡善一鄉稱其賢僉以大用期公公
不樂仕進竟終於家夫聞揚大節吾人事也若公者以
父故親戎事卒能分父憂而禦賊立功功成奉喪歸廬
墓以終用雖未竟可不謂盡孝乎

榮河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續

六十一

